



联合国 大 会



PROVISIONAL:
A/37/PV.13
4 October 1982
CHINESE

大 会

第三十七届会议

第十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10月1日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霍拉伊先生 (匈牙利)

- 墨西哥合众国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先生阁下的讲话
- 一般性辩论〔9〕(续)

发言次序：

葛罗米柯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决议草案〔23〕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限于发言的原文。请更正在印发的记录上，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82-63074/A

上午10时55分会议开始

墨西哥合众国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先生阁下的讲话

主席：现在请墨西哥合众国总统向大会讲话。

墨西哥合众国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先生阁下由人陪同进入大会堂。

主席：我谨代表大会欢迎墨西哥合众国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先生阁下到联合国来，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洛佩斯·波蒂略总统（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深感高兴的是，第三十七届联大主席是一位匈牙利的代表。匈牙利这个国家在各种情况下都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特色。

秘书长先生，国际社会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里，将这最崇高、最敏感的职责委托给了你。因此，我们大家必须同你一起担负起我们时代的义务：和平、公正和互利的共处。面对今日动乱世界的挑战，我向你保证，我国一定同你站在一起。

墨西哥认为，联合国是最好和最高的国际论坛，在荒谬行为到处充斥之际，在这里可以希望大家讲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史无前例的浩劫以来，只有在这个场所才可以诉诸理性和法律，提出各种论点，以防止一场新的，也很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冲突。联合国是唯一能够提供新的动力，推动文明向前的途径，此外别无他途。

如果说，从目前来看，这些话未免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不能反映当代世界现状的话，那么我们不妨想一下，从大战结束以来已快四十年了。记得大战以前发生经济萧条，而大战也正是由经济萧条引起的。记得那场严重的挫折所引起的绝望情绪弄得各国人民和政府晕头转向。我们不要忘记，在荒谬和死亡大行其道之前，理性和生命本身都有一段缓慢走向堕落的过程。

各种迹象予示不祥之兆。近几年来，我们已经远离了当初产生联合国的各项原则，主要由于有些人的态度所致，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通过使用武力和无视法律来

(墨西哥)

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了解，他们摒弃了合理解决争议或争端的过程，就使我们大家更接近暴力与混乱的深渊。

今天，没有一个地区可以认为自己不会发生危机。南太平洋和中东的悲剧性冲突就是最好的证明。世界上有些地区正陷于动乱不安之中。我指的是那里的领导人骄横狂妄，抹煞自己人民的历史要求的地区。现在，有人面临从前惨遭别人灭族的人所干的灭族暴行，他们感到无比羞愤，现正抗议这种为全人类所不齿的卑鄙罪行。对此，我们也同感羞愤。现在又发生了战争中疯狂屠杀的暴行，这唤醒了人们的羞辱感，再次担忧大祸即将临头。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有人正在对某些联合国会员国施加压力，以左右他们的投票。有时这些人能够得逞，表明了许多国家很容易受人摆布。目前在联合国系统的某些机构中经常采用的谈判办法，使人怀疑它们究竟是不是在为当初制订这些办法的人服务，是不是出于对各国主权的真正尊重而制订的。

墨西哥始终积极参加联合国的活动并且坚决支持联合国，这并不是由于我们考虑到它可以作为防止全面浩劫的最后手段，而是因为它是我们现在仅有的能够阻止可能导致这种浩劫的过程的最好方式。

这就必须把全世界正在等待进行的两个基本谈判领域合在一起：一种是使得两个超级大国能达到缓和的谈判领域，另一种是将重新组织具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关系的谈判领域。我们要重申一遍，东方与西方之间以及北方与南方之间这两种冲突正在使全人类备受煎熬。只有把这两个谈判领域合在一起，才能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包括政治上非殖民化的过程以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基本挑战——经济上的非殖民化。这两种类型的非殖民化都是一种突破，表明了一个人具有最深厚的潜力，也就是维护他自己的尊严。

(墨西哥)

墨西哥历来坚持并促进联合国的原则。墨西哥为这两大领域的谈判作出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世界能源计划、坎昆会议和《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就是证明。

我们一直不懈地致力于推动拟订国际文书，促进世界裁军，特别是拉丁美洲的裁军。

我们认为，军备竞赛和发展是互相格格不入的。这不仅涉及现有能源的利用问题，还因为它们代表着两种互不相容的态度：一种是导致毁灭的傲慢和不平等，一种是将使全人类走向进步的容忍和合作。我们知道，今后五年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的拨款还赶不上今后五天内花在武器上的钱。这些话都在这儿说过了。

各方面的事实显示，目前正在牺牲世界经济，成全军备竞赛。大国不惜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来武装自己，同时其敌手也如法炮制。人类所要的是进步不是武器，但这些国家却将全人类拖入这种旋涡之中。

这样就产生了但丁式的可怕循环。局势越紧张，越关注安全问题；不安全感越强，军费开支就越大；资源越集中于军备，贫穷和社会不平等的现象更加严重，政治上更加激进，局势更为紧张，接着毁灭的轮子周而复始，又重新转动起来。

实力最强的国家可以顽固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国，利用有利于它们的实力不平衡来满足其霸权野心。但是，它们这样做既不能麻痹他人的道义敏感性，也不能镇压革命。他们这样做只会使烈火在风助火势下，失去控制，将一切化为灰烬。

集体安全方法无法切实落实，是引起武装冲突的症结所在。因此，举例来说，一个弱国公开受到力量比它强的国家施加政治压力，而又知道不能依赖联合国的保护，那么，它唯有面对这一关系到国运的重大抉择：是武装自己，或被消灭。

同时，如果国际社会无力提供达成普遍进步所需的最低条件，那么各国人民也只有作出抉择：要么在饥饿的边缘上痛苦挣扎，要么铤而走险，踏上革命道路。今

(墨西哥)

天的拉丁美洲，正在上演这幕悲剧。今后，这幕悲剧也将在在座的大多数国家里上演。

目前不需要呼吁，要的是警告：这个世界相互依存，绝无例外；如果个别国家遭殃，其他国家无一能够幸免。

墨西哥还不懈地在另一个主要谈判领域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合作。墨西哥曾向国际社会提议起草一份具有法律地位的文件，其中应包括关于国际关系的新模式的理论和基本规则，也即约十年前联合国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墨西哥近来已表明愿意致力于为正义和合理共处而斗争。无论是涉及全球性问题或遥远地区的冲突，还是有关与墨西哥密切相关并为之冒了风险作出牺牲的问题，墨西哥都愿意进行这种斗争。一个石油输出国在石油带来的繁荣时期提议拟订世界能源计划，更重要的是我国与缺油的邻国风雨同舟，不论情况好坏都同它们进行有效的合作，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认为，我们在能源计划中提出的想法和建议仍是正确的。人类是可能从目前以消耗碳氢化合物为主的时代，有秩序、逐步全面公正地过渡到将来优先发展新能源的时代的。世界能源计划，依然是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好办法。

即使在目前的危机中，委内瑞拉和墨西哥带头重申支持和延长《圣约瑟协定》，帮助中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保证它们的石油供应，为其发展提供条件优厚的贷款。迄今为止，墨西哥单独为此用途所拨的专款7亿美元，是无条件、不加区别地捐助的。这笔款项等于美国计划拨给同一地区的数额。

(墨西哥)

对于这一地区的社会和政治矛盾，我们曾试图尽可能争取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尽管很多人希望我们感到危险，因恐惧而被迫支持镇压。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我们承担义务的意愿。这些人忘了，墨西哥已进行过革命，我们正在不断巩固这一革命的成果，因此没有理由对其人民要求正义的愿望感到恐惧。在适当尊重有关各方的基础上，我们支持缓和，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现在如此，今后仍将如此。

但是在国际上，墨西哥最为关心的问题和任务是向新的经济秩序过渡。

我们强调过，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世界间的整个经济关系都必须改革。这一关系问题虽已列入很多国际会议的日程，但至今成果并不令人特别感到鼓舞。因此，我们想到召开一次主要工业化国家及一些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的首脑会议。我们的想法并非是让国家和政府首脑逐题进行谈判，而是让他们表示一种坚定政治意志，承认必须寻求建立这一主要的新秩序从而对停滞不前的谈判采取突破性的重大步骤。

墨西哥和奥地利为促成坎昆首脑会议，做了一年半以上的努力。由于全球一轮谈判的进程日益停滞不前，这次各国首脑会议就更有重大意义。我们注意到世界性经济衰退种种令人震惊的迹象。很多国家对坎昆寄以希望，并非因为它会解决问题，而是因为它是唯一的论坛，可以给一个停滞的进程提供必要的前进政治动力。

会议约在一年前召开，有22个国家和政府的首脑或其代表参加了会议。

为了以明断代替偏见，以对话代替独白，化屈从为团结，会上对当前形势自由地各抒己见，同时虚心听取别人意见。

会上我们很多人指出，由于缺少和睦关系使得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对富国变得日益危险，对穷国变得日益残酷和难以忍受。我们坚决认为，一个国家的进步应以各国都能获得进步为前提。

会上不仅重视饥饿的可悲情况，还讨论了如何增加粮食生产和改善粮食分配的战略。不仅审议了石油价格与市场问题，还讨论了如何安排开发和使用能源的方法以及如何减轻由于购买石油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财政负担的办法。

(墨西哥)

在坎昆会议上，还提出了一些一直未能解决的可悲矛盾：北方国家的经济衰退，除别的原因之外，还有下列几个原因：其商品找不到市场，而南方虽需要这些商品，但由于资金不足无力购买；南方国家将流动资金存储于北方，北方然后又把这些资金贷给其它南方国家；南方和北方一些已一再证明既不完备、又无效率的货币措施和财政惯例仍在沿用，甚至情况更加恶化。

面对这种矛盾的局面，我们认为为富国和穷国的共同发展提供资金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实现一种健全的世界经济的唯一可行途径。

我们承认，而且我们今天要再讲一遍，南方的很多问题是南方自己造成的，但其它一些严重的困难却是南北关系造成的。我们认为自从坎昆会议以来，今天，我们看到自坎昆会议以来，这些困难对世界经济造成致命危险的可能性已经迅速大大增加。

此后，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变化。近年来，超级大国间敌对状态，好战论调，缺乏谅解，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1982年，世界很多地区不但实际上爆发了武装冲突，而且还升了级。这些冲突没有一个是有理的，它们的发生以及如此轻易的发生，都应引起我们的严重关切。

但是，大多数国家最为关切和最受影响的问题还是极端严重恶化的国际经济形势，特别是穷国的形势，因为它们拥有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而且经济危机已在这些国家造成可悲的后果。

一方面，原料价格暴跌使收入日益减少，另一方面，利率提高和债务偿还期限缩短。这两种情况象一把剪刀的两刃，势将大大削弱一些国家取得的发展势头，和粉碎另一些国家取得进步的希望。

事实上，人们普遍承认当前世界面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增长速度都是近几十年来最低的。穷国长期解决不了的严重失业情况，在最强的国家中也随处可见。某些国家虽然通过在就业方面的巨大牺牲而使通货膨胀减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问题已经解决。过去三年来，利率的暴长不仅使债务国背上了无法负担的包袱，而且引起了无法控制的和预料不到的大规模投机活动和资本外逃。

(墨西哥)

过去几年的事态发展足已证明有必要全面解决能源问题以及与世界经济其他各领域密切协调。石油销售已从卖主市场突然转为买主市场，结果石油出现剩余，油价再度下跌，以致妨碍为在能源领域内产生过渡性改变所作的努力。

目前的混乱局面对产油国不利，但也决非任何人的胜利，因为这只是造成危机的另一个因素而已。油价下跌，减少了可动用的财政资源。这使我们从一场尚未解决的能源危机进入一场财政危机，而这一危机正在使经济衰退日益严重，进而威胁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

在这纷至沓来的变化中出现了几个幽灵；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世界就会受到这些幽灵的严重威胁。其中最危险的是，经济混乱所造成的社会压力可能达到爆炸点。我们应该记得，发展中国家不象发达世界那样，实行所谓的社会保险和危机控制制度。我们负担不起失业保险或广泛的公共福利方案，所以没有举办这类福利活动。

第二个看来危险地逼近我们的幽灵，是在基本商品和工业商品贸易方面的南北危机和北北危机。我们都想多出口，以便解决我们的种种问题；我们也想少进口，以避免我们的外汇储备和国内市场枯竭。如果整个世界都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唯一可供出口的商品就是危机本身了。如果工业国的衰退继续使原料价格大幅下降并限制南方的制成品进口，我们的问题和它们的问题就都会变得更加危急。

在不到 10 年的一段期间内，一些石油输出国的贸易出现了顺差。但除了这段期间之外，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特点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工业国的贸易一直出现顺差。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不可避免地出现逆差。

要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进行贸易，必然意味着需要设立信贷流通，以便可以向工业国支付货物和劳务的费用。为了维持南方国家的增长同时又保持北方国家的就业率，就必须不断增加这种信贷的数额；如果由于利率提高以致累计债务的

(墨西哥)

费用增加，就更有必要这样做。

发展中国家获得信贷的机会减少，不但对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对工业国的生产和就业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我们应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因为这很可能是一个新的黑暗时代的开端，而且根本不可能出现任何文艺复兴时期。

我们还受到第三个威胁。 我指的是国际金融体系中缺乏协调这一严重的问题。 众所周知，包括墨西哥在内的好几个债台高筑的国家，最近不得不就它们的外债问题开始进行谈判。

许多南方国家的增长现正遭到批评；而批评它们的，正是向它们提供信贷以促进增长的那些国家。 而且这些国家现正对应否提供为保持继续增长所需的信贷一事争论不休。 尽管只有这种增长才能使南方国家有可能偿还这些国家的债务并向它们购买商品。 这一矛盾，实在发人深省。

目前，墨西哥和第三世界的其他许多国家，将无法遵守在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议定的还债期限。

停止还债，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谁也不想这样做。 但是，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并不是债务国的主观意愿可以决定的。 因此债务国不应对此负责。 人人都应以认真、审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谈判。 国际金融体系由好几个部分组成：贷方、借方和保证人；它受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制约，也受到买方和卖方的制约。 人人都对此负有责任，人人也必须负起这一责任。 处境相同，立场也会相同，根本没有必要要搞什么阴谋诡计。 我们发展中国家不希望成为附庸国。 我们不能为了还债而使我们的经济瘫痪，也不能为此而把我们的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因为应偿还的债务，既未经我们参与也未顾及我们的偿付能力，并在迫使我们接受的条件下，增加了两倍。 我们这些南方国家手中的筹码就快要用完了；如果我们无法继续玩这场赌博，那么在散场时大家都会是输家。

(墨西哥)

我想强调指出：我们南方各国并未做过有损世界经济的事。我们谋求增长以消除贫困、疾病、愚昧和依赖的努力并未造成国际危机。造成危机更直接的原因是进行武装并以武力对付武力的决定，它将世界各国都直接或间接地拖向这个毫无意义的目标。

但我们能够克服这种危机。

如果国际金融界能向我们提供合理的支持而不是采取勉强的态度或对我们莫须有的过错进行惩罚，我们将能更快地做到这一点。

这种支持对于债权国和债务国都有益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如果说我们都是问题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我们都是解决办法的组成部分。我们需要用外汇来还债和采购。我们的债权国也需要采购，以便收款和出售。这种健康的关系对各国都有好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由于墨西哥既是一个快要进入发展阶段的国家又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的这种双重处境，并且由于其石油资源在国内和国际上展现的美好前景，墨西哥最能反映各种南北问题。

近年来，在顾及世界经济需要并取得大量外资援助的情况下，我们尽一切可能挖掘墨西哥的巨大生产潜力，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四年来，我国的年增长率超过了8%，我国的固定工业能力成倍增长，我国在石油生产国中的地位从第十八位跃到第四位。在这段期间，我国碳氢化合物的生产增加了两倍。我们把加紧谋求社会发展当作一次紧急任务来完成，从而为400多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不仅缩小了目前的失业队伍，还为新一代提供了工作机会。

1981年我国史无前例的高速发展受到了巨大的干扰。我国是以连续四个财政年度为基础进行规划和编制预算的。由于包括石油在内的原料价格下跌，并由于已紧缩的外债利率上升，偿债费用又增加了两倍，我国的计划突然失去了资金来源。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及工资上涨所产生的恶果，破坏了我国的经济

(墨西哥)

繁荣。在仅仅三年中，外逃的资金已达外国在我国投资总额的两倍。我国与世界最高国家相邻的现实，使金融体制和自由汇率的状况更为恶化，我国的储备因此枯竭。这样说是容易的，但对于开始期望能过上更好生活的7千万墨西哥人来说，这却是冷酷的现实。

我国的立国之道，象我们行事和管理自己事务的方式一样，受到了新闻机构的歪曲。它们要使墨西哥在世人面前显得是一个既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也无法管理自己资源的国家。它的选择只能是屈从于外部势力的横蛮意志。象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经历实在多得不胜枚举。这种带有成见的要达到既定结论的报道，使我们的许多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我国政府在进行了扭转这种经济形势的重大努力之后，决定对付并一劳永逸地堵塞这种祸源。在国内发展政策和变化无常并具有限制性的国际金融结构之间，显然存在着矛盾。

合理的增长政策同外汇投机自由无法并行不悖。因此，我国制定了外汇管制办法。

鉴于我国同美国之间有3,000公里的共同边界，只有通过某种银行体系，外汇管制才能发挥作用。这种银行体系应当依照国家和政府的政策，而不是自己的投机利益和国际金融界起落无常的混乱状况，来进行业务活动。因此，我国将银行收归国有。

当大量不安分的投机性资本在世界各地流动，寻求高利率、避税地和所谓的政治及外汇稳定时，就会发生上述现象。我国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它使得整个国家失去资本，并留下破坏性的后果。世界各国应能控制这种现象。很难想象，我们竟不能找到一种办法，无需限制必要的流动和流通，就能管制对大家都有害的现象。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必须在重新资助受资本外逃之害的国家进行发展与逃离这些国家的资本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至少它们应能享有自己努力的残余成果。

(墨西哥)

在这种冷酷的现实面前，有人向我们灌输不惜代价地推行经济自由主义的概念，即使在最热衷于维护这种概念的国家里，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也未得到实行。相反，由于担心丧失国格，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政府都在加紧进行经济改革，并加强国家在指导国民经济方面的作用。这是合法的自卫行动。

墨西哥随时准备参加在各个领域和在各种场合下进行的谈判。我们的资源、传统和历史基础，足以加强我们的社会大众革命所确立的原则。我们相信，作为一个同时邻接北方和南方的国家，我国的命运不仅引起墨西哥人民的关切，也将引起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关注。我要对他们大家呼吁，我们应当自尊自重，共同努力，怀抱共同理想，抬起头来站在一起。我们现在如此，将来也应永远如此。

今天对自然资源和经济过程的主权原则，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合理。使我们总是处于不利地位的条件，可能导致丧失主权。跨国公司的干涉、金融便利设施日益集中、银行系统从属于大都市、资本大量外流和模仿不适合本国发展情况的模式，在威胁着国家本身的存在。

虽然同殖民主义政权的正式联系已断，但依赖的现象仍然存在，殖民主义政权赖以建立的统治方式甚至更为加强。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集中，而世界上大片地区却变得更为贫穷。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所设计的国际合作机构虽然使问心有愧的人可以用来自慰，但对解决日常结构上的严重问题却完全无能为力。

南方国家对此提出的指责是正确的，是有远见的。我们提议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是要寻求进行一种能够改组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刻制度改革。我们本想要避免发生近年来的严重恶化现象和缓和危机。不过，现在为时也不太晚。

纵观历史，重大改革通常都是在尤路可走的时候发生的。这就是预言家同革命家的不同之处。重病还须重药治。

审查国际经济关系，不但要审慎从事，而且要有决心。我们不要追究责任，而要寻找能对未来负起责任的人。追寻毛病的根源是历史学家和研究工作者的事，不是政治领导人的事。

(墨西哥)

要承当结合政治和经济的重任，必需改变态度。助长大国霸权主义的思想上的善恶对立说，直到今天还盛行不衰。

人们一直有一种因袭陈规的倾向。因此，在尚未获得解决的紧张对立关系中，改革的学说和战略一直同既得利益、同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希图妥协的热烈愿望以及同永远不会消失的绝对统治的保守本能，发生了冲突。因此，全球经济谈判必须提供机会，以便调和这些关于何种办法能够适合当前需要的对立观点。现在迫切需要进行这种谈判，不容迟缓。

联合国系统的专门机构同大会的最高权力之间的所谓分歧也不能作为推迟对话的借口。所有的联合国机构都是根据我们的最高决定设立的；它们都在一定的法律范围内执行职责，因此都应得到尊重。

我们之所以要设立这些机构，是为了寻求合理办法，来解决当前存在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裁军、集体安全和发展，而不是要永远保持不应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联合国是在一个不同的时代创建的。现在联合国及其会员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有了应有的讲坛，而且是唯一的讲坛。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个讲坛来克服危机，建立一个较公平的秩序，特别是符合当代需要的秩序，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全球谈判应立即开始，并应认真进行，诚心诚意地寻求达成协议。

今天，世界和平与安全受到了更大的威胁。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任何解决办法或让步都比另一种选择要好。我们决不能失败，因为利害攸关的不仅是我们的文明遗产，还有我们子孙后代的存亡，以及人类本身的存亡。

让我们使合理的成为可能。让我们回顾创建本组织时的悲惨情况和我们对本组织所抱的希望。我们应在这里采取行动，并应现在就采取行动。

我们希望，多元现象之间的必然对立、可以理解的不同意见的表达，加上由于无能为力而产生的沮丧和谈判中不可避免的延误，都不应抹煞联合国所象征的崇高理想。

(墨西哥)

联合国虽然受到外来压力以满足一些与国际法体制不相容的私利，但我们不应任令联合国被正式程序弄得日益陷于困境。

我们都是这个大联合的一部分。我们要它多强便有多强，尤其是那些拥有真正实力的国家，它们负有最后责任。它是迄今我们所创建的最完善最有效率的组织。我要不惮其烦地把我在这里所说的再说一遍：我们现在就应决定究竟是人类主宰强者，还是强者主宰人类。现在这个真理是再明确不过了。我们一定会在这里得到答案的。今后的几个世纪里，人们会证实这个答案的。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墨西哥合众国总统的重要讲话。

墨西哥合众国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先生阁下由人陪同步出大会堂。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葛罗米柯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俄语发言):霍伊拉同志,请允许我祝贺您当选为第三十七届大会主席,并祝愿您在这项无比重要的工作中取得圆满成功。最近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访问了苏联,并在那里进行了重要的会谈,使我们有机会向他表示了赞扬之意。他在苏联受到了当之无愧的热烈欢迎。

联合国大会的届会是审查错综复杂的国际现实和更深刻地感受各大洲人民最关心问题的独特机会。人们再次确信当今世界诸多问题中最主要最突出的是避免核战争问题。

几乎人人都同意世界局势的发展令人惶恐不安。人们都在自忖能否制止疯狂的军备竞赛,能否阻止滑向深渊。究竟应当作些什么来对付某些人的政策,这些人将核战争看成是一种赌博游戏而不是关系到人类命运的事件,因而抛出种种核战争方案。

提出这些问题是有可原的。苏联坚信能够而且必须保持具有最普遍价值的和平。和平必须是公正的,必须与地球上文明达到的高度相称。

我们是从历史本身得出这一信念的。历史上有许多悲惨的篇章,但也有解决最尖锐的国际问题的光辉范例。

让我们回顾一下普遍公认为必须用以指导国与国间关系的规章大全《联合国宪章》是如何产生的。本组织的建立及其《宪章》实际上是反法西斯斗争经验及战胜法西斯的伟大胜利的升华。那时全世界得到的希望是另一次全球性灾难就可排除。将近四十年来,这种希望也是现实。

现在我们来看看七十年代中当世界人民有机会呼吸缓和空气时国际关系中发生的变化。诚然,那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的差别与今天是一样的。但是

(苏联)

即使充分估计到这些差异，国家以及掌握国家政策的领导人仍然想出办法来使各国之间保持着建设性的关系。

这种对和平共处的持久经历已深入到人民心目中、深入到国家间关系结构中。这种经历是难以忘怀的。决不能让对别国发号施令和统治世界的欲望给过去的经历蒙上阴影或让它淹没理知的声音。

苏联人民拒不接受人类除了生产大量的军备和备战以外没有其他出路的悲观看法。低估不断增长的战争威胁固然是错误的，但是看不到有可能筑起一道无法逾越的反战障碍则更是大错而特错。

苏联及苏联人民将他们的全部政治和道义潜力及政策威望放在和平的天平秤上。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贺电中庄严宣布苏联单方面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重要意义的行动，全世界都是这样认为的。难道现在我们的西方伙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还不应当认真估计苏联的倡议所提供的机会吗？我们期待它们再次仔细地加以衡量。

为了尽量缩小苏联倡议的重要意义，许多西方领导人都说在国家关系中需要信任。

但是如何才能最好地达到这一目的呢？最好的办法是放弃备战，放弃军备竞赛和挑起世界紧张局势的政策。他们为什么不和苏联一样承担起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呢？

有时我们听说这不单单是核武器的问题，因为还有常规武器。的确还有常规武器。但是对此也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我们坚持所有国家承担义务在国家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

(苏联)

早在1976年，苏联就建议缔结一项关于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条约，并提交了一份条约草案，供联合国审议。条约草案明文规定各国不使用武力，包括一切类型的武器，我要着重说的是一切类型的武器。把这一点铭刻在华盛顿与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有关的每一个机构的大门口，那真是一个好办法。

我们满意地看到关于不使用武力的倡议得到了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甚至还成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来起草这样一个条约。

那么为什么还没有起草出这么一个条约呢？因为北约组织成员国在阻挠。现在在这种状况还能补救吗？可以。苏联现在就已准备走到谈判桌边来正式承担在解决国家间现有争端和分歧时不使用武力的严格义务。

谁也不敢否认现在已累积了不少这样的争端和分歧。但是其中没有一项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当然，如果我们是受和平目标的推动，那么在世界任何地方，在世界政治的任何领域中都不会有不可和平解决的问题。

但是，应当看到美利坚合众国为它自己选择了一个不同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质是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和人民。所有武器生产的计划和外交政策都发源于这一欲望。苏联曾反复提醒注意该政策是对和平的严重威胁这一事实。

美国公开宣布要在军备方面领先的目标。美国梦寐以求的是在军事上居于首位。现正拨出大量款项用于扩大美国的战争机器，武器的金字塔正越堆越高。

同时，制造关于苏联武装部队和外交政策谎言的装配线不断在运转，蓄意蒙蔽人民。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只因为在谎言、歇斯底里和沙文主义陶醉的气氛中更加易于通过庞大的军事预算，更加易于将苏联呼吁的用于诸如消除失业，克制通货膨胀和为人民造福等和平用途的国家资源转而用于备战。

军备竞赛鼓吹手们策划的核战争花色齐全：闪电战、持久战、有限战、全面战。一切可以想象和无法想象的解说都在传播中。他们以掘墓人的冷酷沉着猜测一次

核灾难中双方的伤亡数字。他们蓄意掩盖现在很少有人不同意的一个事实，即在现有条件下，一旦爆发核战争，不可能出现胜利者。

苏联在不少场合，包括在联合国大会的历届会议上都指出华盛顿旨在打破苏美之间以及华沙条约组织和北约组织间大体上存在的军事平衡的方针的危险性。美国设法在陆地在海上，在世界各地强要人家接受或巩固其军事存在，建立新的基地。看看正在中东发生的闹剧吧，那里正在疯狂搜寻新的顾客以便把它们拴在五角大楼穷兵黩武的战略上。

当然，应该清楚的是苏联不承认任何人有权取得军事优势。苏联将确保不发生这种情况。

联合国承认的原则之一是国家不得干涉他国内政。在联合国的决议中曾多次重申这一原则。

但是这一原则在当今世界上却遭到公然蔑视。

我们可以问一问，是谁给了华盛顿权利，让它告诉各主权国家，他们在自己国内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谁给了华盛顿权利，让它去惩罚那些热爱主权和不屈服于压力的人，让它使用各种形式的制裁，实行经济封锁，甚至耀武扬威呢？

有些人有什么理由说，似乎美国的利益几乎在全世界都受到威胁。这是一种荒谬的论调。现在这一论调正被用来替粗暴地干涉他国内政辩护，而这种论调使用的地理幅度极大，从美国邻近国家直至离美国几千公里以外的国家都包括在内。

苏联从来都不允许，而且将来也不会允许任何人干涉其内政。这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立场，也是其他尊重本国独立及其合法权利国家的立场。

我希望，不要再从这个讲坛上发出从外部对其他主权国家事务进行干涉的呼吁。否则，这一崇高的讲坛将失去其原来存在的意义。让大会堂内所有出席者都看到的联合国徽记来警告一下哪些分不清什么是自己的和什么是别人的人们吧！

(苏联)

审查国际局势时不能忽略世界某些地区正在形成的局面。首先，要注意的是中东，因为本届大会召开之时正是被残酷破坏的贝鲁特古城街道上硝烟尚未消散，数以万计的遭受侵略的牺牲者鲜血尚未被土地掩埋的时刻。

全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对于侵略者在贝鲁特西区巴勒斯坦难民营所制造的血腥大屠杀表示愤慨，在那里被杀害的是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如果以色列没有所谓同美国的“战略合作”，难道它能对巴勒斯坦人进行侵略和犯下灭绝种族罪吗？

每个人都可以判断，以色列现在正在洋洋得意。但是，这却是付出绝大代价而得来的所谓胜利。这一侵略行为必然会变成，而且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以色列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惨重失败。以色列同它邻国间的裂痕扩大了。新的仇恨和敌视的种子已经播下，而且会结出愤怒的果实。

决定以色列政策的那些人似乎没有考虑到他们国家的前途。但事实上，这太拙劣了。他们显然是沉醉于沙文主义的迷梦之中。

黎巴嫩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戴维营协定。现在每一个不持偏见的人都应当清楚地看到，反对阿拉伯的单独交易只会推迟中东公正和平的确立。

侵略者及其帮凶们说，戴维营意味着和平。这种说法是对和平的深刻、人道和高尚的含义的嘲弄。从以下事实就可看出它所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和平：从戴维营协定签订以来所流的血要比1967年以色列侵略时期所流的血更多。

华盛顿最近所作的作为解决中东问题方案的声明证实，他们至今仍在考虑的与其说是和平，倒不如说是对阿拉伯人发号施令和敌视。

绝大部分国家都认为除非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就不可能有中东的光荣和平，这是一条政治公理。然而，华盛顿的计划明确表明，美国是反对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的。

(苏联)

大家普遍接受而且联合国各项决议中都已载明，没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参加，实现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愿望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而美国的计划则只字不提巴解组织是解决问题的一方。

实际上，华盛顿也完全回避了以色列撤出它所占领的一切阿拉伯领土这一根本问题。

联合国一切决议的前提是中东的真正安全只能是对该地区一切国家和一切人民共同的安全。 所谓华盛顿倡议则是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以色列一家的安全方面，并且以色列的利益，当然同美国自身利益在一起被置于首要地位，继续保持它在中东事务中那种企图占领导地位的傲慢无理要求。

我们积极地评价最近一次阿拉伯最高级会议上所发表的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看法。 这些看法，总的说来，同苏联对解决中东问题的看法是吻合的。

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最近曾再次强调，中东的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能够而且必须以下列原则为基础：

第一，必须严格遵守不容许通过侵略夺取外国土地的原则。 这就是说，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全部领土——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黎巴嫩土地——都必须还给阿拉伯人。 应该宣布以色列同阿拉伯邻国之间的边界是不容侵犯的。

第二，必须在实际上确保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以及在将从以色列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即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权利。 必须按联合国各项决议的规定使巴勒斯坦难民有回返家园的可能，或者对他们留下的财产给予适当的赔偿。

关于这一点我要说几句：1947年联合国通过的、规定要在原来的巴勒斯坦托管领土上建立两个主权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的决定有否被人取消过？ 没有人取消过这项决定。 那么，35年来总是只讲犹太国家的合法存在，而同时又想方设法地阻挠建立另一个阿拉伯国家。 根据的是什么道理？ 从来就没有这种道理，现在也没有任何道理。

第三。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耶路撒冷东部——那里有一所主要的穆斯林圣殿，必须归还给阿拉伯人，而成为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整个耶路撒冷，必须确保让三个宗教的信徒都有进入他们圣地的自由。

第四，必须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都有安全和独立地存在与发展的权利，当然这要以相互对等为条件，因为在蔑视一部分国家的安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确保另一部分国家得到安全的。

第五，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状态必须结束，它们之间必须建立和平。这就是说，冲突所有各方，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在内，必须承担义务相互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以和平方式通过谈判来解决可能发生的争端。

第六，必须拟订和通过一套有国际保证的解决办法；比如说，可以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或安全理事会全体担任保证者。

要求取得中东的持久和平，就需要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作出集体努力。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是召开一次适当的国际会议。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流血战争到现在已将近两年了。从两国人民切身利益的角度看来，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何况这场冲突又充满着严重的后果。应该把战火扑灭，使之不会蔓延开来。

最合理的做法或许是由伊朗和伊拉克双方都放下武器，套上炮衣，在谈判桌上解决他们的分歧。

苏联一贯主张终止这两个同我国有传统连系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促成停战。我们希望其他大国不要为利用这场冲突而劳神费力。

危险的阴谋仍然萦绕着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周围。阿富汗人民的敌人，包括那些夸口笃信民主的人，正力图阻挠该国建设新的、真正民主的生活。他们口头上主张要政治解决围绕着阿富汗发生的问题，事实上却千方百计阻碍政治解决的实现。

政治解决的机会确实存在，具体体现于阿富汗政府的各项建设性的提议，苏联是完全支持这些提议的。现在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停止对阿富汗的外来武装干涉，并且不干预这个不结盟的主权国家的内政。

(苏联)

苏联认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代表通过联合国秘书长的个人代表在日内瓦开始的谈判是朝向正确方向跨出了一步。

我们完全理解印度洋沿岸国家对美国在印度洋的军力扩充所感到的正当关切。人们确确实实能看到美国军力的增长——这从南面也是对苏联安全的威胁。我们不能不对此得出自己的结论。

苏联赞成不结盟国家提出的把印度洋变成和平区的构想。如果不是某些国家，领头的是美国，阴谋阻挠联合国关于这件事的决议的执行，符合印度洋广大地区实质利益的一次国际会议早就可以召开了。

即使现在，不等会议召开，我们已呼吁所有有船舶航行印度洋水域的国家，不采取任何会使该地区局势复杂化的步骤。就是说，不派出大型海军舰队，不进行军事演习，不扩充非沿岸国在印度洋拥有的军事基地，也不使这种基地现代化。

苏联和印度的关系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有效合作、彼此互利并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一个范例。这种合作对南亚次大陆和整个国际的安全作出了具体的重大贡献。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最近在莫斯科会谈的结果，又给这种合作加了新的、强大的动力。

在亚洲大陆的另一部分——东南亚，苏联支持旨在把这个地区变成和平区的努力。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共同提出的一系列倡议，展开了它们三国同东盟国家之间对话深入和该地区整个局势正常化的前景。越南部分部队撤出柬埔寨的做法，重新表现出这些倡议的诚意。

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人民选择了他们自己社会发展的道路。他们一边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一边排除想要阻止他们建设新生活的势力。苏联坚决同这三国站在一起。苏联正在给予而且要继续给予他们必要的援助和支持。

苏联准备同所有远东国家一起，寻求增进该地区局势安全的办法。不久以前，我们曾提议考虑把在欧洲执行某些建立互信的措施时取得的经过时间考验的经验适用于远东。苏联愿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的参与下实际讨论这件事。

几十年来朝鲜半岛的局势始终没有恢复正常，这加剧了远东的紧张局势。朝鲜问题可以而且必须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的那样，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以和平方式解决。

社会主义国家正采取主动以加强整个亚洲大陆的安全。出于这种用意，蒙古人民共和国提议缔结一个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关系上互不侵略和互不使用武力的公约。苏联支持这个有用的倡议。

只要世界上某个地区出现紧张局势，毫无疑问一定是那些不尊重别国合法利益的国家的行动所引起的。人们常常可以从这种行动中看出想用武力保持从殖民历史继承下来的地位的企图。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南大西洋。但愿人们能从该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件得出适当的结论。苏联曾屡次公开声明其立场，该地区发生的问题只有基于联合国各项决定，在联合国范围内进行谈判，才能实现公正解决。今天这仍然是我们的立场。

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南部非洲，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西方国家纵容下，实际上对安哥拉和该地区其他一些国家不宣而战。比勒陀利亚一直公然蔑视联合国关于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决定。但是，毫无疑问，纳米比亚人民终将赢得自由和独立。

这方面还有一个例子是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那里针对古巴和尼加拉瓜的压迫和威胁活动经久不息，而它们唯一的过错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标准生活。有人企图把它们说成该地区的捣乱分子。这种说法完全是假话。古巴和尼加拉瓜同加勒比其他国家人民和国家一起，要把该地区变成一个和平、独立和发展的地区，苏联赞同这个目标。

还有谁不知道现在在萨尔瓦多的军事教练和非军事顾问是谁派出的，又是谁在那里称雄称霸想要支撑住腐败透顶、不得人心的政权？苏联一向反对而且要继续反对这类行动。

苏联人民完全同情和支持一切为争取自由、争取国家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人民。

(苏联)

尊敬的代表们：

如果还需要证据证明各国人民和政府都认为军备竞赛的继续进行是当代最紧要的问题之一，那么，联合国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就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在会议的讲台上，许多人发出强烈的呼吁，要防止核战争的发生和停止军备竞赛。特别会议没法就这方面的具体措施达成协议，而大家都清楚知道，对此谁要承担责任。然而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国家已经毫不含糊地表白了它们要求确保和平与实现裁军的决心。

苏联向特别会议提出了采取措施遏止军备竞赛的详细方案，范围涉及到核武器、化学武器以及限制常规武器和各国的海军活动等多个方面。

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曾经反复强调指出，没有一种武器是我国不愿意在对等基础上加以限制或禁止的。如果说军备的累积不仅在继续而且在加速进行，如果说这种可悲的竞赛比各种限制军备的协定步伐更快，如果说在这方面所已达成的协议受到人们的怀疑，那都是美国奉行扩大军事实力政策的直接结果。他们并不隐瞒这一政策方针，相反，还对此大吹大擂。

关于限制和裁减战略武器——也就是破坏力最大的武器，这是在当前情况下最为重要的问题。在苏、美会谈开始之前，我们的会谈伙伴曾经多次拖延。但会谈终于举行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积极的意义。不过光这样还不够。双方都必须怀有谋求达成协议的愿望。

这里不去说会谈的详情细节，不过，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到现在为止，对方还没有表露出达成协议的愿望。可以肯定，如果他们怀有这样的愿望，就不会试图从苏联和美国所拥有的全部各种武器之中，单单挑出作为苏联战略潜力支柱的那几种武器——具体地说就是地面发射的导弹——来作为裁减的唯一对象，却全然不谈美国显然占了优势的其他各种武器，即从潜艇发射的导弹、战略轰炸机和巡航导弹。

可以肯定，这种偏向一面的态度使谈判很难有成功的希望。谈判必须继续以双方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作为坚定不移的基础。准确性、科学、各种参数的均衡，以及对问题的所有各个构成部分进行细致的评析——所有这些都要考虑在内。无论在大事还是小事上，都不容许行使欺骗、狡诈手段或者颠倒事实。

应当记得，苏联曾经提出过一项重要的提议，就是一旦会谈开始，苏、美双方就协议在数量上冻结各自的战略武器。同时，还尽量地限制战略武器的现代化。我们曾提议，在会谈期间，双方都不采取任何可能使稳定的战略局面受到扰乱的行动。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里，民情舆论都日益倾向于将核武器冻结在现有水平上，然后再大幅度加以裁减。这正是苏联所主张的道路。以上的提议就是我们对这种情绪的具体响应。

不幸的是，正在就这个问题上同我们进行谈判的那些人，一听到“冻结武器”几个字就不寒而栗。事实上，他们那边已被冻结，而且冻结得相当僵硬的，是他们的认识，以致忘记了会谈必须坦率、以诚相待，不能有任何偏向一面的情况。

关于限制欧洲境内核武器的苏、美会谈，情况又怎样呢？

在这方面，有时候会听到美国方面发表一些令人鼓舞的声明。但是，这种乐观是假装的。美国所提议的所谓“零度办法”，或者更确切地说，假零度办法，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它所要消除的只是苏联的地面发射导弹，包括苏联迄今已拥有了二十多年的导弹。至于北约的中程核武器力量，则一件也不许裁减，甚至还可能增加。

我们毫无疑问地相信，而且华盛顿也知道，苏联方面不会同意这种违背苏联及其同盟国安全利益的一面倒的解决办法。因此，令人怀疑的是，华盛顿到底是不是真的要谋求达成协议。

(苏联)

苏联想同美国达成协议的愿望，是有实现步骤作为根据的。众所周知，苏联已经单方面停止在苏联的欧洲部分境内进一步部署中程导弹。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还正在部分地裁减这支力量。最后，我们已不再在过了乌拉尔山脉，即中程导弹射程可以达到西欧的地方，部署新的中程导弹。

在这件事上，苏联也一直信守诺言。

在整个战后期间，自从第一颗原子弹出现以后，苏联就一直坚持不懈地寻求途径制止核军备竞赛。那时候禁止原子武器，要比现在容易得多，因为现在已经有了庞大的核武库。

但是即使在今天，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除了逐渐然而坚持不断地一步步地减少并最终消除核威胁之外，人类再没有别的合理的选择了。

在这方面，极端重要的是要设置障碍阻止发展更新型的核武器和核系统；发展新武器的过程往往会使战略局势变得不稳定，因为发展出来的新武器所具有的特点将使它们很难受到核查。假如发生这种情况，拟定有关的国际协定来加以限制和裁减的工作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迫切需要停止核武器试验，并同时设置有形的实际障碍，阻止发展更新式的核武器，从而使军备竞赛缓慢下来。

世界各国，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要求禁止在任何时间在任何环境下进行任何核武器试爆。这一意愿已在联合国所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反映出来。而且，在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时，缔约各方，包括美国在内，都已作出保证永远不进行核武器试验。

我们认为，联合国负有直接责任要求所有国家——首先是核武器国家——尽其所能使这个目标得到实现。

作为一个核武器国家，苏联谨宣告，就它自己来说，它是随时准备这样做的。我们提议，在本届会议的议程上列入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项目，标题是“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

(苏联)

具体地说我们提议些什么呢？ 我们提议加紧努力，拟定和签订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并将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放在实际的基础上进行。

苏联向本届大会提出了“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基本规定”，以供审议。这个文件考虑到了近年来讨论这个问题时已经达到的协议程度，也考虑到了许多国家除其他事项外还就核查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为了给拟定条约的工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我们提议，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宣布，从一个共同经它们商定的日子起，暂禁一切核爆炸，连用于和平目的之核爆炸也在内。这种核爆炸的暂禁要等条约缔结完成后实行。

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我想再着重指出两个重要方面。

第一，苏联准备在相互批准的基础上随时批准同美国缔结的关于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和关于为和平目的进行核爆炸的条约。

第二，我们赞成恢复苏、美、英三方会谈。

三方会谈在进行中突然停止，大家都知道这是谁的责任。

关于减轻核威胁的斗争，苏联还想提请注意两个重要问题。

各国的非军用核设施，主要是核发电设施，数目在不断增加。这是必然的过程，将来这个过程所及范围必定会扩大。

可是，蓄意毁坏原子发电厂、研究用反应堆及其他设施，即使是用常规武器来进行破坏，也会释放和扩散大量放射性物质，这对人民会产生致命的后果。换句话说，其效果等于是进行核爆炸。

根据专家估计，毁坏一个大型原子发电厂其后果差不多相等于爆炸一兆吨核子弹所造成的放射性沾染。因此，确保安全发展核能的需要与防止发动核战争的任务是紧密相连的。

(苏联)

苏联也想减轻这个区域的核威胁，因此建议在本届会议的议程上增列一个紧急项目，题目是“加倍努力消除核战争的威胁和确保核能的安全发展”。

苏联建议大会宣布，用常规武器破坏和平核设施相等于用核武器进行攻击，即应当将这种破坏行动与联合国称为属于反人类滔天罪行的那些行动等同起来。

迅速消灭化学武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西方无节制地集结化学武器非但不能增加任何人的安全，反而会使使用这种致命性武器的军事冲突更有发生的危险。

苏联一向主张把化学武器排除于各国军火库之外。苏联提出的有关建议已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我们希望各成员国秉着其应有的责任感，即着手拟订一项关于禁止和消灭这种野蛮武器的国际公约。

除非采取必要的紧急措施，军备竞赛在质量上将会有新的发展，这种危险是愈来愈大了。华盛顿如今正在计划向外层空间进行军事推进。

决不能让军备竞赛扩展到没有边际的外层空间，这是我们的信念。联合国可以，而且必须在这方面发挥它的作用。

若干年来，苏联一直力求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设置任何种类武器的国际条约。广阔的外层空间只应作为各国和平合作的领域。

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削减常规军备和武装部队的数量。苏联希望这个问题也能紧密地与国际谈判和协议的结构结合起来。

关于中欧，这些问题正在维也纳会谈中加以讨论。九年来，这些谈判总是踏步不前。在这个有对立的军队最高度集中的地区，老早就该达成协议来缓和这种局势。苏联和我们的华沙条约盟国正在尽最大努力以达成这一点。

西方津津乐道的是华沙条约国家部署在欧洲的常规军备据说是优于北约组织。然而，在维也纳会谈中，社会主义国家却提议把双方驻中欧的武装部队限定在相等的水平上。

不幸地，我们在谈判中的西方伙伴所表现的行为无助于达成这一协定。虽然他们的立场，说得形象化一些，最近涂上了一些脂粉，其本质丝毫未变。

这样，西方国家假惺惺在表示担忧。所谓华沙条约组织超过北约组织，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

更糟的是，在会谈以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这只能称之为挑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美国最近以牵强附会的借口达成有关从海外进驻更多美国师协议一事，又作如何解释呢？换句话说，这个区域不但没有削减部队，反而在准备增加若干个师。这当然是对常理的一大讽刺。美国军事单位调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境接邻地区的计划也是如此。

苏联在欧洲以及其他各大洲都是以睦邻和合作的政策来对待这种对抗政策。我们了解欧洲人的愿望是要走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所开辟的道路。

为实现使欧洲成为一个和平安定的大陆的目标还有可能往前推进一步。那就是把召开一次关于在欧洲建立信心措施和裁军会议的想法付诸实行，这样可大大有助于上述目标的达成。

欧洲会议与会国在马德里会议上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在于此。如果所有与会者在十一月间的续会上采取建设性的态度，那么在召开上述会议和确保马德里会议成功这两个方面都可达成普遍协议。

最近，我们为了设法减轻全世界的紧张局势，提议由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决策机构发表声明，不把这两个军事和政治集团的行动范围扩张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样做是朝向缓和跨进一大步。华沙条约全体成员都支持这个建议。我们希望北约组织国家对这项建议加以研究，作出肯定的答复。

近年来，在民主和平等的基础上改组国际经济关系的工作出现了严重障碍。其根本原因在于某些西方国家实行的政策是想要供发展中国家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便于垄断资本施行对这些国家的统治。

(苏联)

最近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某些西方国家对各国拟订一项《国际海洋法公约》的巨大成就所持的态度。经过多年努力才产生了这份文件，其中各项规定并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利益，而结果又如何呢？美国阻挠这项公约的通过。我们希望它不要同绝大多数国家闹对立而遵守这项公约。

苏联赞成各国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能民主化。在参与向新获得自由的国家提供援助以便克服他们经济落后方面，苏联所出的力也不少于而是超过任何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方针是其国内政策的延续。我国提出了宏大的经济和社会任务。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们需要和平。

苏联向每一个愿意同我们保持和发展良好关系的国家伸出自己的手。

这适用于欧洲。我们愿意同西欧国家在和平与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合作。

这适用于亚洲，苏联同亚洲许多国家有着长期和稳定的关系。

这适用于拉丁美洲，苏联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包括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正在建立起正常和实务的关系。

这同样适用于美利坚合众国。我们深信，从长远原则政策的观点来看，苏联同美国之间的关系恶化，并不符合美国本身的利益。美国人民也希望在和平中生活，这与其他国家人民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国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中已经表示，赞成同美国发展正常关系。

苏联政府旨在维护与加强和平、防止发生另一场战争的政策，得到全体苏联人民的赞同，因为他们的唯一愿望就是有一个和平的未来，一个完全和平的未来。

今年年底，苏联人民将庆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60周年这一重大节日。苏维埃国家一贯忠于我国的缔造者列宁的和平遗训。

正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最近再次强调指出的，“在苏联的政策中，对和平的关注高于一切”。这种关注决定了苏维埃国家所有外交政策活动的基本方向。

这些活动的出发点就是苏联共产党第 26 次代表大会通过的《1980 年代和平纲领》。

苏联正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执行这项《纲领》，它们出于共同的政治制度和世界观、出于一致的目标和理想而团结在一起。

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活动令人信服地证明，和平是它们的政策目标。它们的每一个步骤、每一项外交政策行动，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目标。

苏联断然反对基于武力崇拜的政策，今后将继续这样做。决定防止核灾难、加强和平的人们永远可以得到苏联的支持与合作。

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切行动将继续从我们的深切信念中汲取鼓舞，那就是必须而且可能使今世和后代免遭战祸。

议程项目 33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决议草案 (A/37/I.2)

主席：我要请各团注意刚分发的关于呼吁宽待南非自由战士的决议草案 (A/37/I.2)。

鉴于这项问题的紧迫性，我建议今天下午会议一开始，即讨论这个决议草案，并希望能无异议地通过这个决议草案。

如果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下午一时十五分散会。